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散文百家；郑振铎散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华散文百家；郑振铎散文>>

13位ISBN编号：9787543955622

10位ISBN编号：7543955628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作者：郑振铎

页数：248

字数：2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具有突出的地位，这恐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在文体以有韵无韵区分的时代，散文与韵文相对，固然得占大半壁江山；即使是到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文学体裁齐备的时代，散文亦是一方重镇。
近世以来，其他文学样式尤其是小说等长足发展，但散文依然焕发着耀眼的光彩，不但有作家钟情此种文体，专事散文随笔的创作而卓成大家，即使以其他体裁创作为主的作家，也或多或少地从事过散文写作；而且由于散文体裁较为广泛的适用性，众多不以作家名世的人也留下了丰富的散文作品。
这些散文作品不仅是我们的文学遗产，也是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其所蕴涵的滋育我们的营养真可谓“无穷无尽”。
正是为了较为系统地整理这笔宝藏，挖掘其丰富营养，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计划以二十世纪初为起点，以人为单位，从我国历代散文作家中选取名家精品，汇成丛集。
入选作者除专门的散文家之外，自然也包括其他作家，甚至不以作家名世的作者；与此相应，不仅选取狭义的纯粹散文作品，也选取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影响甚巨但不那么纯粹的大散文作品，从而不仅体现散文的文学价值，更体现散文创作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价值。
也可以说，这是这套散文丛书最为突出的特色——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思想文化的；不仅关乎写作技巧，更是关乎素质养成；不仅可供了解作家作品，更可以由此体察历史洪流、社会巨变的大风景……
丛书所选各家散文的编排，或按其原集编排，或重新分辑编排，一视作者原作情况而定。
选文除作必要的技术处理外，其余一仍其旧，以见作品原貌。
为了阅读的方便，对一些于今天的读者不太熟悉的专门术语等作了适当的注释。
关于具体的编选情况，以及作者及其作品的情况，每一集后缀以编后语，给以简略的说明。
丛书计划分批相对集中出版，先期推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名家名作，随后向两个方向延伸，陆续成其规模，期于有所贡献。
愿广大读者襄助之；愿广大作者襄助之。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 中华散文百家 ”丛书最为突出的特色——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思想文化的；不仅关乎写作技巧，更是关乎素质养成；不仅可供了解作家作品．更可以由此体察历史洪流、社会巨变的大风景……
《郑振铎散文》为其中一册，内容包括街血洗去后、迂缓与麻木、向光明走去、绅士和流氓、战争与和平、最后一课、我的邻居们、汉奸是怎样造成的、鹈鹕与鱼、从“ 轧 ”米到“ 踏 ”米、在腐烂着的人们、五四运动的意义、春天在呼唤等。

《郑振铎散文》由郑振铎由编著。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者简介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本书精选《街血洗去后》、《迂缓与麻木》、《向光明走去》等散文名作，以窥郑振铎先生的文学素养与爱国的情怀。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籍目录

街血洗去后
迂缓与麻木
向光明走去
绅士和流氓
战争与和平
最后一课
我的邻居们
汉奸是怎样造成的
鹈鹕与鱼
从“ 轧 ”米到“ 踏 ”米
在腐烂着的人们
五四运动的意义
春天在呼唤
离别
海燕
同舟者
宴之趣
暮影笼罩了一切
秋夜吟
蝉与纺织娘
苦鸦子
售书记
烧书记
谈读书
谈买书
谈访书
访笺杂记
论散文诗
蝴蝶的文学
轻歌妙舞送黄昏
赞歌朝霞般的舞蹈
大同
云冈
归绥的四“ 召 ”
昭君墓
北平
长安行
春风满洛城
郑州，殷的故城
金梁桥外月如霜
苏州赞歌
黄昏的观前街
石湖
月夜之话
回过头去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永在的温情
韬奋的最后
惜周作人
记黄小泉先生
悼夏丏尊先生
悼许地山先生
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
忆六逸先生
哭佩弦
回忆早年的瞿秋白
编者后记

章节摘录

街血洗去后　　什么事也没有如“五卅”大残杀事件发生得出我意外使我惊怖的了！
那日的下午五时，我坐车至大庆里，到一家书铺里去看看有什么“线装书”好买。
车子刚到浙江路南京路口，便觉得道路上的情形与往日不同。
电车是照样的开行着，汽车，人力车也川流似的驶走着，两旁商店照样的开着门欢迎顾客。
行人道上拥挤着人群，与往日一切相同。
然而总觉得有一种绝不相同的气象在。
人人都停立在那里，好像被什么大惊骇吓得痴呆了。
由眼睛中显得出有的人是带着大恐怖的情绪，有的人是带着疑问而不意的惊恐。
我呢，自然也是疑问而惊恐。
车子走到南京路，看见两旁站着许多气概凛然态度凶横的英捕，与不穿制服而带着枪械的英人，有的横立在路中，好像有什么严重的警备。
是火灾，是什么大盗警罢，我这样的想着。
市政厅与云南路一带，戒备得尤严。
情形更不对了，有好几家店铺是闭上了铁门，驻足而观的人更多。
车子停在大庆里口。
平素深夜绝不关闭的里门，现在也闭上一扇。
我问车夫“什么事发生了”，他说：“打杀人，打杀人！
”我也不能细问，便下车进了里门，到那一家熟悉的书铺里去。
我见他们的店伙，都拥在靠近西藏路的里门口看什么东西。
我也拥出去一看，什么也没有，只是街上的人极多，多带着惊恐未定或疑问而惊奇的神色，我明白必有什么空前的大事发生。
奔进书铺，去问铺主，——我的一个朋友。
“什么事？
什么事？
”我问他。
他道：“学生闹事，不得了！
不得了！
巡捕开排枪，打杀了几十个学生。
”这如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霹雳。
使我惊吓得好一会不能开口。
我如在梦中，想这也许是做梦罢！
南京路，开排枪，杀死学生，这几件事怎么会联结在一起的？
我绝不相信，绝不相信！
我的朋友接说道：“早晨，有许多学生被捕入巡捕房了。
下午一时许，他们在先施公司之前，集合大队讲演，白旗满街飘扬着，车马都不能通行。
巡捕捉去了好些学生，路人与其余的学生，都跟了被捕学生走，有好几万人，好几万人，拥挤在老闸捕房之前，于是巡捕开枪了！
”我于是才知道这居然是真实的大事变，不是梦，绝不是梦，我全身似为愤怒的火所烧灼着。
我叫道，“就是学生讲演，也不至于被杀死呀！
南京路，南京路，怎样会放起排枪来！
”也顾不得我的朋友，只当他是捕头，在严厉的质问着。
“我们且出去看看罢。
”　　于是我们走在街上，由西藏路口，走到永安公司，一切情形如我在车上所见的。
有一家店铺，正在打扫破玻璃。
“这定是被流弹打碎的，”我想着。

街道上是依然的灰色，并不见有什么血迹。
——血一大堆的，一大堆的，都是冲洗去了。
——要不是群众如此的惊骇而拥挤着，我几乎不能相信一点三十分钟之前，在这里正演着一出大残杀的活剧！
再走下去，行人渐少，看不出什么紧张的空气，只有几个人靠在店柜上惊奇的喁语。
　　夜里，我又与一位前辈同到南京路去。
灯火闪耀的明亮着。
语声，笑声，笙歌声，依然的。
店门大张着，顾客陆续进去，依然的。
要不是老闸捕房门口戒备森严，要不是巡捕骑在马上，手执着鞭，跑上行人道，驱打人，我绝不相信那天下午曾有空前大残杀事件发生。
转了一弯，看见宁波同乡会前拥挤着许多人。
我们一惊，以为又出了什么大事。
怀着戒备心走近一看，原来是南方大学平民学校在那里开游艺会！
　　（原刊1925年7月10日《小说月报》）迂缓与麻木　　自上海大残杀案发生后①，我们益可看出我们中国民族的做事是如何的迂缓迟钝，头脑是如何的麻木不灵。
我揣想，如此的空前大残杀案一发生，南京路以及各街各路的商店总应该立刻有极严重的表示。
然而竟不然！
此事发生时，我不知其情形如何；然而当发生后二小时，我到了南京路，却还不见有一丝一毫的大雷雨扫荡后的征象。
直到了先施公司之西，行人才渐渐的拥挤，多半伫立而偶语。
至于商店呢，一若无事然，仍旧大开着门欢迎顾客。
只有当枪弹之冲的七八家商店关上了店门。
我不明白，我们民族的举动为什么如此的迂缓迟钝！
也许是大家故示镇定，正在商议对付方法罢？
！
夜间，我再到外面作第二次的观察。
一路上毫无什么可注意的现象。
各酒楼上，弦歌之声，依然鼎沸。
各商店灯火辉煌，人人在欢笑，在嘲谑。
我在自疑，上海不是很大的地方，交通也不算不方便，电话、电车、汽车、马车、人力车，全都有，为什么这样重大的消息传播得如此的迂慢？
我不敢相信又不能不相信：“上海难道竟是一个至治之邦，‘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么？
’，又到了南京路，各商店仍旧是大开着门欢迎顾客，灯光如白昼的明亮，人众憧憧的进出。
依然的，什么大雷雨扫荡的痕迹也没有，什么特异的悲悼的表示也没有！
直行至老闸捕房口，才觉得二三丈长的这一段路，灯火是较平常暗淡些，闭了的商店门也未全开。
英捕与印捕②，乘了高头大马，闯上行人道，用皮鞭驱打行人。
被打的人在东西逃避。
一个青年，穿着长衫的，被驱而避于一家商店的檐下，英捕还在驱他。
他只是微笑的躲避着皮鞭。
什么反抗的表示也没有。
这给我以至死不忘的印象。
我血沸了，我双拳握得紧紧的。
他如来驱我呀，……皮鞭如打在我身上呀！
……但亏得英捕印捕并不来驱逐我。
当时如有什么军器在手，我必先动手打死了这些无人道的野兽再说！

再走过去，景象一如平日，又是什么大雷雨扫荡的痕迹也没有。
我又在自疑：为什么我们还没有什么严重的悲悼的表示呢！
？
难道商界领袖竟没有在商议这事么？
难道在商议而尚未确定办法么？
“迟钝，迟钝！
”我暗暗的自叫着。
回转身，到西藏路，望见宁波同乡会门口有黑压压的一大堆人。
我吃了一惊：“又发生了什么事？
也许商界在这里会议？
群众在这里候大消息的宣布？
”匆匆的走近，“失望”立刻抓住了我的心，我的热泪立刻聚挤在眼眶中了。
原来是一个什么“南大附中平民学校游艺会”正在那里开会！
我自己愤骂道：“还开什么游艺会！
还不立刻停止么！
”唉，我失望，什么也使我失望！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又出去观察一次，还是什么悲悼的表示也没有。
“迟钝呀！
麻木呀！
！
”我又在自叫着。
下午是某人为他的父母在徐园做双寿，有程艳秋的堂会。
我不能不去拜寿，一半因为大家都出去了，什么朋友也找不到，正好趁空到徐园去，一半也要借此探听些消息。
但我揣想，堂会是一定没有了，客一定不多，也许“双寿”竟至于改期举行。
到了徐园门口，又使我明白我的揣想是完全错了。
什么都依旧进行。
厅上黑压压的坐着许多骄贵的绅士们，艳装的太太们，都在等候着看戏。
招呼了几个熟人，谈起了昨天的大残杀，他们也附和着说道：“不应该，不应该！
”然而显然的，他们的脸上，眼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没有一丝一毫的悲愤（也许我的观察错了，请他们原谅）！
大家说完了话，又静静的等候着看戏。
我没有听见再有什么人说起一句关于这个大残杀案的话。
“麻木，淡漠，冷酷？
！
为什么？
”我任怎样也揣想不出。
……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